

谨以此书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

# 地窖里的耳环

在毁灭的世界中成长

[以] Rachel Bernheim-Friedman 著

孟振华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地窖里的耳环

——在毁灭的世界里成长

【以】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 著  
孟振华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窖里的耳环:在毁灭的世界里成长/[以]拉海尔·伯恩  
海姆—弗里德曼著;孟振华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1

ISBN 7—222—04330—6

I. 地... II. ①拉... ②孟... III. 自传体小说—以  
色列—现代 IV. 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1297 号

地窖里的耳环——在毁灭的世界里成长

[以]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 著

出 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维 沈可甚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版 次: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mm 1/18

字 数:98 千字

印 张:12  $\frac{2}{9}$  印张

定 价:20.00 元

书 号:ISBN 7—222—04330—6

谨以此书纪念

我亲爱的父亲母亲  
我的妹妹阿达列  
我的哥哥什洛莫  
和我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亲人

我们要时刻铭记  
那些老人、父母和孩子  
只因为自己是犹太人  
他们便被夺去了生命

……我离开那里，再也没有回去，  
我从不回去，  
我那并不喜爱的经历，  
却偏偏成为喜爱的经历。

……就像我们的世界没有被毁灭，  
就像我们再也不知道知道什么，  
就像我们的老家依然存在，  
白色的桌上摆好了餐具。

——莉亚·高德伯格：《我的老家》

## 内容提要

《地窖里的耳环》是以色列女作家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的自传体小说。女主人公拉海尔1922年出生在捷克城市穆卡切沃（今属乌克兰）一个犹太家庭。其父母本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但挣脱了宗教的桎梏，让拉海尔和她的哥哥妹妹到世俗的犹太学校接受教育。这使得拉海尔从小就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穆卡切沃被纳粹附庸匈牙利占领，当地的犹太人也受到迫害，拉海尔的父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二战后期，江河日下的纳粹德国直接进占穆卡切沃，并把所有犹太人集中起来运往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那里，拉海尔的母亲和妹妹先后被杀害。战争即将结束时，纳粹把集中营的犹太人押往德国本土作为人质，忍受了痛苦煎熬的拉海尔也被迫参加了这场“死亡行军”。幸运的是她和两个女伴成功逃出了队伍，冒充匈牙利人躲进了一个德国村庄，直到苏联红军解放那里。痛苦的拉海尔几经周折找到了战争中幸存的家人，冲破英国的阻挠，辗转到达心目中的圣地——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在一个基布兹（集体农庄）定居。此时，第一次中东战争已经爆发，这时的日子也并不平静。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拉海尔唯一的儿子丹尼为掩护战友而牺牲。现在，拉海尔和她的丈夫泽夫在基布兹安度晚年。

《地窖里的耳环》文笔细腻，描写生动，以平实的文字把20世纪20到40年代欧洲犹太人所经历的苦难与挣扎真实地展现





出来。本书刚一出版，就得到了希伯来语文学界的一致好评，并荣获以色列大屠杀文学奖阿兰·基龙奖的一等奖。很多著名人物，如以色列前总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94）西蒙·佩雷斯，美籍犹太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86）埃利·威塞尔，约旦亲王哈桑等等，阅读此书后都写信向作者表示慰问和赞扬。该书已被翻译成英文、捷克文、匈牙利文、波兰文、德文、俄文出版，法文、阿拉伯文、意大利文、瑞典文和丹麦文译本也即将问世。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纳粹屠犹的历史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但通过《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等著名影片，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已经对此有了一个大致地了解。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在二战中也同样遭受了侵略和屠杀，中国人很容易与当时犹太人的悲惨处境产生共鸣。此外，巴以冲突也是当今国际热点问题，书中对冲突的重要起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活动的记述，也为读者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 中文版序言

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献给那六百万只因为自己是犹太人便惨遭屠戮的冤魂。事隔五十多年，我终于能够坐下来写出自己的故事。是两个原因促使我下定决心：一是为了纪念我的父母。他们的精神品质是黑暗中的一缕曙光，给了我脱离苦海的勇气；二是我看见当今世界的民族仇恨愈演愈烈，新一轮的反犹主义似乎正在卷土重来。因此，我希望自己的故事能被翻译成更多的文字出版，以阻止这一悲剧再次发生。

我由衷感谢孟振华先生辛勤的翻译工作，北京博爱天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和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馆的无私帮助，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得这本书的中文版能够得以面世。在此之前，本书已经有了11种文字的译本。而现在它能以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出版，我感到非常欣慰。我一直向往着东方这个伟大的国家，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她的缺乏了解。但我知道，当反犹主义的浪潮席卷欧洲乃至全世界时，中国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歧视、迫害犹太人的事件。当纳粹的屠刀凶狠地向我们砍下时，本身就在与法西斯艰苦斗争的中国人民勇敢地拯救了数万名犹太难民。我和我的同胞会永远牢记中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在那样困难的时候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愿我的故事能够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共鸣。

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

2004年7月



# 目 录

## 第一章 父 母→1

她慢慢收拾起纷乱的思绪，终于意识到这个男人究竟是谁。她用母亲特有的柔和的声音鼓励哥哥说：“去吧，宝贝，去向你爸爸问好，他从战场上回到我们身边来了。”哥哥却没有照做，依然退缩不前。终于在母亲的帮助下，他才一步一步向父亲挪去，在他身边停下来，眼睛看着地下。

## 第二章 童年和少女时代→20

几年以后，当反犹迫害开始，大屠杀即将到来时，这位基督徒邀请一位圣经课老师的儿子阿摩斯到他那儿住，尽管他非常清楚带着一个犹太孩子将威胁到他的生命，两位父亲都无法想像很快将会发生什么。那个犹太孩子阿摩斯因此安全地住在一个基督徒家里，那基督徒从没有忘记老师对他的优待。整个战争期间，阿摩斯像他们家的亲戚一样住在那儿，基督徒挽救了一个犹太孩子的生命，而他成为被流放之前住在隔都<sup>①</sup>的犹太儿童中唯一的幸存者。

## 第三章 在匈牙利统治下→50

农场的生活非常俭朴简单，我们甚至都没有一面真正的镜子，只有男孩子们用来刮胡子的一小块镜子碎片。我一个





人在房间里的时候也会对着这一小块镜子审视自己，除了我胖乎乎的脸，其他什么也看不到，而在布达佩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如此“尊容”。天哪！我想着，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哪！一切都是因为我对白面包片和猪油渣的热爱！

#### 第四章 在 隔 都→71

未来似乎不可预知。我们完全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但所有人都预感到灾难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每家都准备了一点食物和换洗衣服，准备出远门时用。一切都准备好了，而我们却茫然不知所措。家里很安静，孩子们不知道为什么也都知道现在不是打架、哭闹的时候。

#### 第五章 奥斯威辛—比尔肯瑙集中营→85

在恐惧和绝望中，我在礼堂里来回走动。我不认识周围的女孩子。我寻找着两个妹妹和我的朋友，但却无法辨认。所有人都被剃光了头发、一丝不挂，样子看起来都差不多，只能靠脸蛋辨认。我们三个——哈娜、阿达利和我，在光头中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我们仍在为头发被剃光而痛苦不已。看到她们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阿达利那头漂亮柔软的金发没有了，那是我以前经常替她梳理的。我们安慰自己说，3个人还在一块儿，这是我们应该庆幸的。

#### 第六章 强迫劳动→107

一天夜里，我在草垛上辗转反侧，怕自己会沉沉睡去。我是很想休息一下，可那样的噩梦又吓得我不敢入眠。忽然我听到有人说话。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来自何方。但他们一会儿靠近了一些，一会儿又离得远了些。好奇心驱使着我，我留神听着，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发出的声音。当

它再一次靠近的时候，我侧着耳朵听出是广播的声音，是在我们睡觉的干草棚外巡逻的岗哨的收音机发出的。

## 第七章 怠工之惩→116

我躺在雪上，觉得自己开始呼吸。我很吃惊——我居然还活着。接着我就深深地感到自豪：那群野兽那样折磨我，但我没有哭也没有叫，更没有求他们停手。我没有让他们得到折磨人的快感。这25鞭是他们对我们怠工的惩罚，因为我们给“帝国的事业”造成了损害。

## 第八章 逃离死亡行军→122

忽然听到有人说德语，我们赶紧收住脚步。听起来那好像是一句简短的暗号，但是没有人应声。我们的心狂跳不已，不知所措。如果我们不能对上他们的暗号，我们很快就会被重新抓起来，然后就必死无疑了。任何一点模糊的声音甚至鸟鸣都会让我的心跳出来。我们仍然沿着小路在树林中行走，也不知道方向是否正确。雪花还在飞扬，我们在寒冷与恐惧中饱受折磨。

## 第九章 在德国村庄→137

我们不拼命吃那些东西，也是怕引起那女人的怀疑。趁女人离开房间的机会，我们从脖子上摘下刻着奥斯威辛号码的皮圈，打开炉门扔进去。皮圈烧着了，我们赶快悄悄关上炉门，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奥尔夫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暖手，看着那女人的眼睛讲述她的“我们的故事”，为什么没有衣服，没有钱。女人手撑着头仔细听着，不时摇摇头，注视我们的目光似乎分担着我们的哀愁。





## 第十章 失去记忆的日子→165

我对迷失的这6天实在没什么印象，只有些零散的记忆还比较可信，再有一些就是梦境和现实交织在一起的片段记忆。我在穆卡切沃度过了两个月，但我一点都记不得回来以后谁问候过我，我住在哪里，谁照顾我，还有我穿着什么。当我想到自己神志这样恍惚，也许有人给我穿衣服，碰触我的身体，甚至可能趁机轻薄我的时候，我就不寒而慄。

## 第十一章 新的“拘留地”——塞浦路斯→195

船开了，我几乎没有感觉到移动。船头无声地切开波浪，不久就在一块废弃的海滩靠岸了。海滩上空荡荡的，什么植物也没有，也没看见任何港口设施。我们来到了塞浦路斯——这就是我们被“拘留”的地方了。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已经在这里搭建了很大的木屋，跟这里的英国驻军的营房一样。

## 第十二章 我的祖国——以色列→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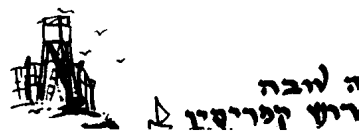
白天我在厨房工作，但那时我们并不生火做饭，只是为前线的将士和站岗的社员做三明治。一天我们正在做三明治，一发炮弹在厨房外爆炸，把墙轰塌了，炸出一个大洞。好在我们在厨房另一端，没人受伤。我们赶紧跑进壕沟。就在这时，另一发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在我身边不远爆炸，把壕沟旁的石头炸得粉碎。所幸这次也没有伤亡，但我的脸、眼睛、鼻孔和头发全被黄色的火药熏黑了。

# 第一章

## 父 母

我出生于1922年6月4日。我的父亲雅各夫·弗里德曼和母亲玛蒂尔达·尼·玛齐在此之前已有两个孩子：我的大哥埃利泽和二哥什洛莫。两年后的同月同日，我的妹妹哈娅来到人世；又过了6年，我父母的幼女、我们的妹妹阿达呱呱坠地。那时，我们这个7口之家还被认为是个小家庭，因为周围的家庭都有十多个孩子。

捷克人管我出生的城市叫穆卡切沃，而匈牙利语中把它称作穆恩卡奇，它坐落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东部边境。这个国家分成几个地区：捷克（首府布拉格）、摩达维亚—西里西亚（首府布尔诺）、斯洛伐克





(首府布拉迪斯拉发), 还有就是喀尔巴特鲁斯, 俄国人把它叫做“喀尔巴阡的俄国”。喀尔巴特鲁斯的正式首府是奥兹霍罗德, 但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角度来说, 穆卡切沃都被认为是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

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种类繁多”。首先是风景。就像它的名字所提示的那样, 喀尔巴特鲁斯坐落在四季常青的喀尔巴阡山的怀抱中, 这里树木参天, 芳草茵茵, 无数条的小河(比如流经我们城市的拉特莱斯河)欢快地向南方奔流, 注入蓝色的多瑙河。

这里的居民也如风景一般多种多样。不少上了年纪的人早在奥匈帝国时代就居住在此, 他们操着德语和匈牙利语。此外, 还有从周围邻国来的很多少数民族, 他们来自北方的波兰, 东方的乌克兰和俄国, 或是南方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当然, 还有我们的犹太同胞。

在我生活的时代, 犹太人口几乎占了城市总人口的一半, 居民37000人中有17000人是犹太人。这里的犹太人也是各式各样的, 有些已经彻底同化, 离开了犹太社区, 抛弃了犹太教; 也有各个派别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还有宗教人士, 他们之间同样分歧很深, 矛盾重重, 每个拉比<sup>①</sup>都有他自己的宗教法庭和追随者。他们中有

---

①指接受过正规犹太教教育, 系统学过《圣经》《塔木德》等犹太教经典, 担任犹太人社团活犹太教教会的精神领袖或在犹太教宗教学院传授犹太教教义的人。类似于基督教的牧师、天主教的神父。



母亲和哥哥  
埃利泽。

些人非常极端，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萨特马尔”哈西德派<sup>①</sup>一样，其中不少人移居以色列，现在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倍区”<sup>②</sup>。

教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无休无止，异常激烈。一个典型的教派敌对的例子是，如果某位拉比的法庭中少于法定的10名男子<sup>③</sup>，他们宁愿到大街上去找一个犹太

①哈西德派是犹太教一个非常极端的教派，主要在美国和以色列活动。其信众反对世俗以色列国的建立，认为这只能是救世主的工作；甚至参加各种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

②“百倍区”，希伯来文“Meah She' arim”，位于耶路撒冷，是极端正统犹太教人士的聚居地。

③犹太教宗教活动至少要有十名成年犹太男子参加，否则被视为无效。





人而不是从附近其他的拉比那儿邀请。

我们中欧的气候也一样多姿多彩、四季分明，四季的分界点几乎可以精确到具体的某一天。开春积雪消融，独具风姿的野风信子最先欣悦地从皑皑的白雪中探出头，预报着春天到来的消息。随后万物生润，似乎给大地铺上了一条一望无际的绿色地毯；色彩绚丽的鲜花点缀在深深浅浅的绿色中间，煞是好看。

夏季，园子里的黑莓树和桑椹树结满了果实，市场上满是五颜六色、口味各异的樱桃。儿时我非常高兴我的生日在6月，那正是水果丰收的季节，樱桃便宜得很，不但可以吃个饱，还可以挂在耳朵上，就像耳环一样；还有李子、苹果和梨。最名贵的梨被称作“凯撒伯尔内”——梨王，每咬一口，甜蜜的汁水就顺着嘴巴流下来。那种美味终身难忘。

我对祖父母没有什么印象。我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过世了，我只认识祖父的两个姐妹：一位是矮小的费格拉（茨博拉<sup>①</sup>）姑妈，她瘦削的脸上布满皱纹；另一位是太巴拉（约娜<sup>②</sup>）姑妈，她眼眶深陷，但我总能看到她眼睛里闪烁的一丝微笑。小时候我们经常去看望茨博拉姑妈，这是父母的要求，但我们只是像尽义务，一点也不开心。她是犹太人称作“巴兹迪特纳茨”的那种

---

①希伯来语意为小鸟。

②希伯来语意为鸽子。

女人，意思是不能生育，它的另一个意思是对孩子缺乏爱心，也许这就是她处处井井有条、书生气十足的原因。我们还曾说她有洁癖。

我们家很穷，妈妈几乎从不烘蛋糕吃，惟一的例外是每年的普珥节<sup>①</sup>前。即使在那时，她做蛋糕也只是为了我们接受节日礼物后能有所回报。这是普珥节的流行的风俗。这一天演员们会来到我们家和其他犹太家庭表演“普珥故事”，就是模仿普珥节传统的滑稽戏。演员们将得到蛋糕作为演出的酬劳。我们的邻居、朋友或熟人也会给我们送来一盘蛋糕，妈妈拿了他们的蛋糕，换上自己烘的蛋糕或是刚收到的其他人的蛋糕回赠他们。

普珥节里我们去看望茨博拉姑妈，每当她给我们蛋糕后都站在一旁看着我们。起初我还以为她是想看看她的蛋糕是否合我们的胃口，但很快我便十分失望，因为她常常会弯下腰来，捡起我们从嘴边或是手上掉下的每一粒碎屑。由于我们对她天生的恐惧，蛋糕屑反而不停地往下掉。

相反，我很喜欢去约娜姑妈那儿做客，她对我们非常热情。她家里也不宽裕，但她心地善良，每次都 very 欢迎我们，还让我们吃东西时别让她丈夫发现。姑父其实

①普珥节是犹太人的传统节日，每年公历三月前后来临。普珥节是为了纪念犹太人王后以斯帖揭穿波斯奸臣阴谋，从而避免犹太人被灭族的故事，是一个欢乐的节日。





并不吝啬，但姑妈觉得让他看见自己“浪费”总归不好，因为他们的生活也很艰难。姑父的身材和他的红胡子都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很有才气，能作词作曲，再把歌唱出来，他唱歌非常动听。他在犹太社区里也小有名气，每当人们举行婚礼或是其他庆祝活动，都请他去唱歌助兴。约娜姑妈有颗金子般的心，她总是站在边上劝说我们尝尝她做的发酵蜂蜜糕（一种专为婚礼准备的甜点）和其他食物。她对这些颇为自豪。

我的父母都来自极端正统的宗教家庭。当时没有相当于婚姻介绍所的“沙德汉”的媒人安排，女孩子出嫁前是不能见男孩子的。父亲满了18岁，也就是法定的结婚年龄后，媒人们便相继登门拜访他的父母，为他推荐合适的新娘。而父亲拒绝了他们建议的所有的美貌女子和富家千金，却打发他们去我母亲家里。因他曾看了她一眼，就牢牢记住了她。那一次，父亲在一家商店旁偶然看见玻璃窗照出母亲的模样。父亲走出几步，又回头打量她。几天后，父亲又到那家商店，再一次看见母亲在那儿。他凝视着母亲，暗暗决定非她不娶。

于是，当媒人再次登门时，父亲让他们去母亲家说亲。很快，他们按照宗教规定举行仪式结了婚。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见钟情。和常人相比，我母亲长得可算非常标致：身材苗条；迷人的脸蛋上挂着一双浅浅的酒窝，娇羞无限；一双湛蓝的眸子秋波荡漾；栗色的长发